**網台課程：現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

**講稿**

簡介：

　　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是近代漢語學界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學術群體，然而，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卻也是一個龐大的思想資源，當中的各人皆在學術思想上有所專精有所系統的思想建構，單單從著作的數量來說已經是一個令人卻步的境況，例如：《牟宗三先生全集》有三十二冊；《唐君毅全集》有三十冊；《熊十力全集》也有十冊，而且，在浩瀚的卷籍中更涉及古今中西印等各個不同的思想系統，實在不容易消化或閱讀。有見於此，本節目即從中找出個別較為少人注意又理應不容忽視的著作，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中的要義，冀盼為大家管窺當代新儒家思想的部分精彩面貌。

主講：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十二集：唐君毅的〈病裏乾坤〉之三：第六至十二節**

**第一部分：〈病裏乾坤〉的第六至七節分享（15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博士，好高興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今集我們會繼續分享唐君毅先生的〈病裏乾坤〉。上一集我們已說過〈病裏乾坤〉的第一節至第五節，大致上可以從第一節中的「受盡人間苦，使我猛覺悟」中引出「痛苦」與「覺悟」的關係來作為全文的主要論旨，接著唐君毅先生即從眼疾來倒敘式地述說自己對於「痛苦」的個人經歷，可以說，唐君毅先生在〈病裏乾坤〉中的上半部分實是做了一次簡短的「自述」。至第六節開始，即是唐君毅先生開展出他自己對於「痛苦」與「覺悟」的存在感受與哲學思辯，甚至唐君毅先生以所「覺悟」感受來作出對應不同的課題的分析，如「痛苦」、「知覺」、「意識」、「生死問題」、「信仰問題」等的意義。以下我們先分析〈病裏乾坤〉的第六節至第九節。

　　第六節的題目是「事與理」。「事與理」即是「事法界」與「理法界」，在儒學的傳統中，並沒有所謂「理法界」與「事法界」的用語，這是現代新儒家從佛學思想中借用的，所謂「事法界」即是在現實生活中的世界；所謂「理法界」即是在現實生活背後的義理世界，唐君毅先生僅認為這種思想即是柏拉圖所說的理型世界。現代新儒家借用這一對概念主要是回應西方哲學思想中常有的理念世界，或者，從儒學傳統中，孟子思想中也有「義利分立」的想法，即是從現實的世界常有價值意義與現實意義的衝突，兩者的安立的問題。對於此，唐君毅先生的想法是自己在疾病中雖然仍然有論述義理的文章要完成，好讓其他人也能夠容易明白義理常存，或能夠為他人解除疑惑，但是唐君毅先生對於「事法界」與「理法界」的關係卻又有一深一層次的思考，即從「事法界」限制來說並不能影響「理法界」的自存之「理」，無論在「事法界」做出多少的工作亦並不會把「理法界」的「理」增加或減少，唐君毅先生更舉出陸象山與門人觀月的閒談作例子，陸象山嘆息朱子的不見於道，門人就問象山不著書立說以待後世作論定，象山竟然說：道不以朱元晦、陸子靜而增，亦不以無朱元晦、陸子靜而減。即是說，陸象山正在於能念及道之在天才能放下使朱子見道之事，唐君毅先生即以此來類比個人對於文章事業作為「當了而未了之事」的心願，即使文章事業「未能了」實亦未能為「理法界」所能存之「理」作增減，如是，則可以讓他自己作出「放下」的執著，而把「當了而未了之事」寄存於「理法界」。在這一節，唐君毅先生特別強調這種「事與理」的道理其實早已認識到，只是，能夠真正地理解或「徹悟」，實是在於患病期間能作出「反省靜默」的修養工夫所致，而在於這種「反省靜默」的修養工夫，唐君毅先生即在疾病中的體會所觸及不同的課題。

　　對於「反省靜默」的工夫，其實早已是宋明理學中的常作修養工夫，朱子有「一半讀書，一半靜坐」修養工夫的講法，當然，我們對中國思想史有粗略認識的都可以知道，「靜坐」的工夫原是道教的修養工夫，而佛教中亦有「禪定」的修養工夫，在宋明理學家中大部分的理學家也有持修「靜坐」，究竟理學家講的「靜坐」與道教的「靜坐」或佛教的「禪定」有何分別呢？而現代新儒家作為學術上的知識分子來說又如何看待這種「靜坐」修養工夫呢？再說得遠一點，現在香港的健身中心也流行瑜珈的靜修或默觀，這些持修工夫背後又有何特別的理念呢？首先，「靜坐」工夫或程序的外在形式來說，道教、佛教或現代流行的瑜珈的做法上其實亦相差不遠，只是在宋明理學家對於「靜坐」卻並不是以身體的修煉或精神上的平靜為要，而是以道德倫理的反省為要，培養精神狀態能以道德意識作為恆常的儆醒，此即是宋明理學家與道教或佛教在「靜坐」修持工夫上的最大分別，當然，個別理學家對待「靜坐」的處理亦有所不同。其次，作為現代新儒學的各人或多或少是身處於學術界的知識分子，他們常在大專學界對傳統的中國思想對應於現代社會或西方思想作出種種上觀念上的回應，似乎僅是在學術知識層面上作為「儒家」，然而，從唐君毅先生在疾病中的反省，在此提出「反省靜默」的重要，又上幾集說到牟宗三先生個人對於歸宗儒家的「存在感受」，我們可以深深體會到牟宗三先生常提到的「生命的學問」真的不止於知識或觀念層面上的詮釋儒家思想，更是從身體力行上，有反省有體會地實踐傳統儒家思想的。再者，我們又可以反思現代健身中心流行的瑜珈的靜修或默觀，究竟他們背後的理念是甚麼呢？有時可能背後是依於所謂「新時代」或印度宗教的「梵天」理念，而這些與自己的信念或信仰究竟有沒有差別呢？我相信這是值得我們反省的，尤其是我近年都聽過一些基督教牧師說到瑜珈背後的理念與基督教有違，那樣，當你以為做瑜珈的靜修或默觀只是在精神上的修練，如學懂默觀身體「氣」的運行，或精神狀態上的空白或平靜，但是，其中的「氣」是甚麼呢？精神上的空白又是甚麼的狀態呢？這些都是值得一再注意的。好了，關於唐君毅先生說「反省靜默」的題外話就說到這裏，至於大家想對儒家的「靜坐」多點認識的話，可以參考楊儒賓先生近年編著的《東亞的靜坐傳統》。

　　由第七節開始，唐君毅先生差不多是在每一節也有一種獨特的課題作討論，而這些討論都可以說是與唐君毅先生在疾病中的體會所觸及的。第七節的題目是「習氣與病」，所謂「習氣」即是「心之餘氣」，依唐君毅對於劉蕺山「心之餘氣」的詮釋，「心之餘氣」即是「活動完成後之潛勢力」，「氣」原只是指生命力，而在儒家思想中「氣」是上通於「理」下貫於「事」的，此有所謂「理氣」為「不離不雜」的問題，換言之，做任何事情（包括道德實踐）也是會有「理」與「氣」的混雜的，只是儒家思想仍是要求能做到「存天理」的道德實踐，然而，在道德實踐的行動上仍有可能受到後天的影響而致使有「氣」的滯留或外馳，這樣便有可能形成某種習慣，從而阻礙道德實踐的行為。而依儒家思想來說，「惡」的來源正是源於「心之餘氣」的問題，王陽明曾說：「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在「習氣與病」這一節，唐君毅先生更把這種「習氣」的「惡」推致為身體形體的「病」。究竟「病」是如何而來呢？唐君毅先生指出「身體之形體之構造，亦分為各部分，而各部分各有其機能、作用、與活動。所謂一身體之形體，即此諸潛伏的或顯出的機能、作用、活動之集結，配合和諧以成一宛然之整體。」而「病」或未能維持其健康，即在於「習氣」之所驅使，生起種種不當的意念，從而使整體生命有散馳，有浪費的問題，即使身體並未有即時顯出「病」，實際上已經是「病」。唐君毅先生更反省「眼疾」問題其實正在於自己的眼目過於向書本專注，以致於未能調息自己的「心」不往外馳，所以他認為養病的其中一項重要事即「靜坐」，作出「反省靜默」，對治於「習氣」，止息忘念。至此，唐君毅先生實在是提出了一種特別的「生命型態」思考，即是疾病乃是由於身體的和諧受到不平均或恰當的運用而致，而這種思考實是本於傳統儒家思想的身體觀，要治療疾病並不止是從身體形體作著手，更包括從「習氣」的止息入手，這一課題特別的地方是唐君毅先生其實是開拓了一種儒家式的治療方案，既具有傳統的身體觀，亦對應於現代的生活。好了，本節暫時說到這裏。

**第二部分：〈病裏乾坤〉的第十至十三節分享（15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博士，好高興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我們繼續分享〈病裏乾坤〉的閱讀，接下來我會講解〈病裏乾坤〉的第十和第十二節，即是說，我只會簡短地分享〈病裏乾坤〉的其中兩個特別課題，因為我發現如果要求在今集中全面地分享〈病裏乾坤〉似乎已是不可能。

　　第十節的題目是「覺與無覺」，唐君毅先生在這個課題上乃是從全身麻醉的經歷來說的。這一節的「覺與無覺」乃是指「知覺」或「意識」的問題，唐君毅先生指出對於自己的意識有特別的自信，甚至乎不相信麻醉藥能夠斷絕自己的意識，即是唐君毅先生認為即使是在睡覺時仍然會感受到意識的依附於身體，而以為全身麻醉僅只是在動手術之前作為自求入睡而已。不過，事實上當然並不是，唐君毅先生在經歷全身麻醉後，當他醒來之時基本上只有上麻醉藥前的知覺，令他深深地感受到意識的斷滅。由這種全身麻醉而感受到意識斷滅，使唐君毅先生對於道德意識或知覺之具有為偶然有著深刻的思考。從道德意識來說，唐君毅先生在疾病的痛苦中認為很容易趨向於宗教信仰中的超越之神靈，然而，他卻也認為即使是祈求超越的神靈其實亦未能必然地超脫於痛苦之中。唐君毅先生在養病靜默之時主要是思想關於道德意識的問題，即「當」與「不當」之辨，可是，面對全身麻醉而斷絕意識的狀態之下，他發現連道德意識亦不可能存在，如此，唐君毅先生即反思意識狀態其實是從意識與意識之相繼承而來，即以當下之意識來回應前具意識狀態的知覺意識，麻醉藥斷絕的四個小時的意識與千萬年亦實無異，如是，則無所謂的「覺」與「不覺」，與此即唐君毅先生自言「自內而觀」之「覺」；從知覺之具有為偶然來說，唐君毅先生發現從「自外而觀」之「覺」實是依賴於身的不同感官狀態，而此等感觀狀態非全然具有自主性，如此，則所謂的「覺」與「不覺」實是僅具有偶然性，此種偶然性的可能實是有如佛教所謂阿賴耶識所藏心識種子。

　　在我們來看全身麻醉固然有一定的風險，坊間盛傳會記憶力減弱呀。然而，唐君毅先生從全身麻醉來想到道德意識或知覺之具有為偶然的問題，表面來看，似乎小題大做，但是，對於經驗過意識的斷絕其實可能等於面對死亡的威脅，是誰說不可能在手術中失敗而未及恢復知覺就死去呢？亦可能是經歷過這種感受，唐君毅先生才能有某種在生命上的感受。

　　最後，簡單地說說唐君毅先生在第十二節「痛苦之究極的價值意義」。唐君毅先生思考「痛苦」在人的生命中究竟有沒有意義的問題，他指出「痛苦」具有內在的開拓生命之價值意義，從能忍受「痛苦」，以超越「痛苦」之感受中，得以重新整合統一個體的生命意義，則「痛苦」便自有其純為超越的價值意義。然而，此超越的價值意義亦僅是一形而上的價值意義，「痛苦」能讓人從「自覺」中整合生命。

──第十二集完──